

298

20 世纪军政巨人百传

常胜将军

——麦克阿瑟传

〔美〕小克莱·布莱尔 著
吉 力 译



A1002493

时代文艺出版社

译 序

道格拉斯·麦克阿瑟 1880 年出生于阿肯色州的军营里，他是将门之子。小学时表现平平，但进入中学后他便脱颖而出，23 岁时以优异成绩从西点军校毕业，开始了他戎马一生的历程。其间他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朝鲜战争并担任过西点军校的校长。其一生中因战功卓著，屡获殊荣，并被授予了五星上将的军衔。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麦克阿瑟担任美国西南太平洋战区的最高统帅，指挥了一系列海岛争夺战，他运筹帷幄，多谋善断，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辉煌战绩，并最终打回菲律宾，以后他又率部进占日本，任盟军驻日最高司令官，主持了日军投降仪式，战后麦克阿瑟利用自己的大权对日本的军国主义体制进行了改造。朝鲜战争爆发后，这位 70 高龄的老将又亲自挂帅，策划指挥了仁川登陆。但在与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较量中，常胜将军却遭败绩。

麦克阿瑟性格独特，直率无忌，口才极佳，敢作敢为，因其超越军人的界限干预政治被解职。自然人无完人，麦克阿瑟身上也有诸多缺点，他过于自负，有点夸夸其谈。

本书作者小克莱·布莱尔 1925 年出生于弗吉尼亚，二战期间曾在美国海军服役，战后求学于图莱恩大学与哥伦比亚大学，50 年代始他任《时代》、《生活》杂志的记者。1962 年任《星期六晚邮报》的主编，次年又出任柯蒂斯出版公司各家杂志的总编辑。1965 年他成为一名自由作家，其著述甚丰。

目 录

译序	(1)
沉重打击	(1)
将门之子	(6)
“西点”毕业	(11)
赴法作战	(17)
整顿“西点”	(23)
出任要职	(31)
三度赴菲	(38)
灾难将临	(47)
部署失当	(52)
潜艇溃败	(57)
撤离巴丹	(64)
陷入困境	(69)
“光荣”南撤	(77)
重整旗鼓	(84)
“秘密武器”	(92)
疏忽失算	(100)
调整指挥	(104)
初见转机	(113)
俾斯麦大海战	(119)
莱城战役	(128)

拉包尔受挫·····	(135)
“车轮”计划·····	(143)
“紫色”密码·····	(152)
“阿”号计划·····	(160)
首次竞选·····	(170)
珍珠港会晤·····	(177)
打回菲律宾·····	(186)
莱特湾大海战·····	(194)
陆上受阻·····	(204)
吕宋登陆·····	(212)
重返马尼拉·····	(220)
收复巴丹·····	(227)
冲绳战役·····	(238)
日本投降·····	(249)
进占日本·····	(259)
改造日本·····	(269)
再度竞选·····	(281)
准备侵朝·····	(290)
朝鲜战争爆发·····	(296)
仁川登陆·····	(306)
向北推进·····	(313)
中国参战·····	(320)
仓皇溃退·····	(329)
“壮志”难酬·····	(337)
返回美国·····	(345)
最后的岁月·····	(352)

沉重打击

1941年12月8日凌晨，马尼拉饭店楼顶上豪华房屋的大卧室里，响起急促的电话铃声。接电话的人是指挥美国驻菲律宾陆、空军的道格拉斯·麦克阿瑟陆军中将，电话告知这位将军，日本人偷袭了美国在太平洋的重要海军基地珍珠港。

关于麦克阿瑟本人得知这一震撼世界的消息后即刻所作出的反应，他没有留下只字片纸可供考究。但是毫无疑问，他和所有的美国人一样，已是震惊得目瞪口呆，手足无措。他匆匆地穿上衣服，叫来他的汽车，一辆1941年出厂的崭新的凯迪拉克牌黑色轿车。司机驾着轿车穿过马尼拉市漆黑寂寥的大街，驶向围着坚厚的石头城墙的老城，进入饰有盾形徽章的大门。凯迪拉克牌轿车蜿蜒地穿过老城内狭窄的街道，停在维多利亚一号街上。麦克阿瑟的总司令部就设在这里。这是一座建在老城坚厚城墙上的建筑物，里面房间互通，外表平淡无奇，看上去好像临时工棚。司令部里灯火通明，麦克阿瑟的参谋人员都已聚集在那里。

麦克阿瑟的办公室宽敞豁亮，窗户宽大，天花板上悬着吊扇，通风良好。这在来访者看来不像军事司令部，而倒更像一个会客厅。室内摆设典雅别致，有古书古画，西班牙殖民时期的嵌花柜橱，一个软沙发，几把舒适的坐椅，几扇漂亮的中国式屏风和一张齐本德耳式大写字台。麦克阿瑟立即走到写字台前，把他的参谋人员和几个最亲密的顾问召集在一起。

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看上去仪表堂堂，他清瘦、英俊，处处表现出军人的气质。他虽已61岁，但看上去要足足年轻20年。他身高五英尺十一英寸，腰板挺得笔直，“仿佛脊柱是一根旗杆”。他的眼睛和头发都是深褐色——有人说他的头发是染过的。他烟瘾很大——抽烟斗、雪茄、纸烟——但从不饮酒。他的军服整洁、笔挺，剪裁得十分合体。他诙谐幽默，像是一个电影明星，他的举手投足，言词谈吐，仿佛都是在进行彩排，仿佛他醒着的每一时刻都要记录下来，或拍成电影，存入史册。他有强烈的自负和虚荣心，这是显而易见的。

来访者最想了解的还是麦克阿瑟的思想。他思维敏捷过人，训练有素，纪律严明。麦克阿瑟手下的一位高级将领马修·B·李奇微，认为他是真正的“天才”。另一位将军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则写道：他有着“非凡的记忆力，就我所知是无与伦比的。”他博览群书，广泛涉猎历史、人物传记、哲学、科学、法律。很明显，凡是他所阅读过的东西都很少忘却。艾克曾写道，“一读完讲稿或文件，他就能立刻成诵，一字不漏地背出全文”。他常常复述出一二十年甚至四十年前召开的会议的微不足道的详情细节，使来访者大感惊骇。

麦克阿瑟发表谈话，似乎是不得已而为之。来访者随便地提出三两个问题，通常就能听到他滔滔不绝地说上一个半小时，使人无法插话。这种经历是难以忘怀的。无论谈的是什么话题，麦克阿瑟都能说得绘声绘色，富于表情，中肯而扼要，从不为选择词句或组织思路而停顿。但说起来没完没了。在滔滔不绝地说话的同时，将军总是不停地踱来踱去（他好像坐下来就不能说话似的；一个随从参谋估计他每天要踱步5英里），削瘦、细长的手举着烟斗，火柴划了一根又一根，点了又点。他专心致志，循循善诱，朝气蓬勃。多数来访者都深为感动，无不从内心深处油然升起对他的莫大钦佩。

令人难以理解的是，这种在私下善于即席讲话的才能，在公开场合却没有表现出来。麦克阿瑟在公开场合的讲话，总是要精心拟写，极其冗长，夸夸其谈，常常华而不实，空洞无物，又往往因语句结构复杂，追求华丽的词藻，袭用优雅的古典语言，而显得杂乱无章。他的讲话因此而单调乏味如同嚼蜡，枯燥无趣而又过于严肃。这样，那些不真正了解麦克阿瑟的人往往产生截然不同的印象，会误认为他是言过其实，故意卖弄学识，没有幽默感，缺乏想象力。

当然，他也确实有弱点。他盲目地渴望别人对他的赞誉崇拜，正如李奇微所说，这“使他在一些场合伸手要荣誉，或者贪他人之功据为己有”。总司令部发布的消息提及麦克阿瑟时直呼其名，而他在这些新闻中却总是要提到“我的陆军”，“我的海军”，或“我的空军”。他感情容易冲动，有不切实际的乐观情绪，自以为一贯正确，这使他往往忽略或小视参谋人员更符合实际的批评建议。他一经定下行动的决心，就不愿再听到别人用“行不通”或“也许行得通”来回答他，这必然把参谋人员中那些精悍干练者拒之门外，而独留下唯唯诺诺和阿谀奉承之辈。他想尽量使自己囿于办公室或楼顶房屋之内，深居简出，避开那些日常的交往应酬，但这却使他失去了同战场上的军人或马尼拉各界人士相互接触和征询意见的好机会。他一点儿也不能容忍批评或承认错误，他甚至会竭力掩饰错误——或大言不惭地说谎。

虽然没有人记载下他在马尼拉至关重要的参谋会议上都说了些什么，但无疑大多数人都如坠五里雾中。不管在公开场合还是在私下，麦克阿瑟总是没把日本的军事机器放在眼里，他认为日本军队在中国的各种远征作战中伤亡惨重，被拖得精疲力尽。他曾乐观地对他的参谋人员说，他不相信日本人会公开采取针对美国的军事行动，如果采取行动的话，至少要到

1942年4月。他还设想，假使日本开始公开行动，也会首先正式宣战。

他错误地、极端错误地估计了日本人的能力和企图。事实上，日本人已着手计划一次军事行动，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胆、最有成效、最富于创造性的军事行动之一。日本人的全部目的就是要用武力征服整个西太平洋、远东和全中国，把白种人从这些地区赶出去，最终建立相互依存的经济体系，说得好听一点，即为大东亚共荣圈。这将是一场“速决战”，使美国及其盟国受到如此严重的削弱，丧失信心，以致于不得不屈服，默许日本人占领已经征服的地方。

现在有如精密仪器一样，准确探测出来的日本战争计划，包括如下预想：一、把美国的太平洋舰队一举摧毁在珍珠港；二、夺取威克岛；三、同时袭击驻菲律宾的麦克阿瑟的空海军和英国在香港的基地；四、占领泰国和马来半岛，进而攻取新加坡。在麦克阿瑟的空海军被歼灭之后，日军就要入袭和攻占菲律宾，然后南下婆罗洲、西里伯斯、爪哇、帝汶岛、新几内亚和——或许——澳大利亚。

日本战略的关键一环，就是要迅速吞并当时在美国直接保护下的菲律宾联邦。那时的菲律宾和现在一样，没有什么重要的经济资源（除了铜矿之外），但这个巨大的群岛却居住着1700多万倾向西方的人，它阻隔在日本和它南面盛产石油、稻米的战略要地之间。敌国在菲律宾的军事存在，对气焰嚣张的征服者犹如芒刺在背。如果菲律宾控制在日本人的手里，就能作为向南进击，尔后保护日本漫长的运输补给线的空海军基地

参加参谋会议的人，谁也没有察觉这一计划，更是一点儿也没有发现菲律宾被首当其冲地列在日本的攻击目标清单之上。事实上，他们恰恰作出了相反的推测。固然，日本已经袭

击了珍珠港的太平洋舰队，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日本会不经宣战就进攻一个有自己政府的联邦菲律宾。此外，麦克阿瑟在他的回忆录《往事的回忆》中说，最初来自珍珠港的报告把人引入了歧途。这些报告报称日本人受到了“挫折”，如果这是确实的，他们当然不会这样快就进攻菲律宾了。所以，在麦克阿瑟和他的参谋人员，在应该对日本的背信弃义保持高度警惕，搜寻蛛丝马迹的时候，他们却优柔寡断，麻痹大意，从而酿成了危险。几小时后，灾难就要降临了，从而决定了菲律宾群岛其后 4 年的悲惨命运。

将门之子

在开始叙述这次可怕的灾难和其后的无数次灾难之前，我们不妨打开历史的书卷，深入探究一下这位出色人物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的身世。他是从何而来？是什么命运把他带到了菲律宾？

关于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的任何传记，都必须以简略记述他的父母开始，他的父母也都不是平凡的人物。他们对儿子的一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们对他性格的形成和职业的选择之影响，都超过了大多数的父母，当他长大成人后，使他在困难的时刻能以爱 and 理想鼓舞自己坚持下去。

他的父亲阿瑟·麦克阿瑟，首先是个军人。他于 1845 年出生在马萨诸塞州的奇科比，是一个苏格兰移民的儿子，在阿瑟 4 岁时全家迁到了威斯康星州的密尔沃基。老麦克阿瑟又是个律师、政治家，在后来的数年间又当上了首都华盛顿显赫的联邦法官。

1862 年，在阿瑟·麦克阿瑟只有 17 岁时，就参加了第 24 威斯康星州自愿步兵团的密尔沃基分队。在随后的两年半期间，他表现出令人敬佩的勇敢和顽强。他到过佩里维尔、穆尔弗里斯博罗、传教士山、亚特兰大、纳什维尔，曾多次负伤。他荣获了国家的最高奖赏——荣誉勋章。他 19 岁晋升为上校军衔，指挥他所在的步兵团，是联邦军队中最年轻的上校。1865 年 6 月，他 20 岁时把步兵团带回密尔沃基，遣散复员，

而后便开始学习法律。

然而，他总是恋恋不舍戎马生涯。当了一年的平民百姓之后，阿瑟·麦克阿瑟重又穿上军服，进入正规部队，领上尉军衔。在其后的 23 年期间，他一直当上尉，辗转过许多地方，多数是驻扎在艰苦的西部和西南部边界营地，征讨印第安人。1889 年，他被提升为少校，到首都华盛顿陆军司令部服务 4 年。在那里，他获得国家法律学校的法律博士学位。之后，他再次被提升——晋升为中校——并到得克萨斯州的休斯敦任职 4 年。1897 年，他 52 岁时，被派往明尼苏达州的圣保罗，要不是因为爆发了西班牙——美国战争，他可能会在那里顺顺当当、默默无闻地度完他的军旅生涯。

1898 年 4 月宣战后，阿瑟·麦克阿瑟被提升为准将，指挥一个步兵旅，这个旅被用船运到了菲律宾。他率领全旅勇敢地投入了很快便告结束的马尼拉战役。然而，真正的声誉却是从另外一个方面而来的。西班牙投降后，美国便占领了菲律宾——并付 1500 万美元作为补偿。菲律宾人对这一交易持悲观的态度，他们需要的是完全彻底的自由。一个名叫埃米略·阿吉纳尔多的愤怒的反抗者，宣称他自己是菲律宾的主宰，率众展开了反抗美国占领军的浴血战斗。麦克阿瑟将军此时已指挥一个师，在这场镇压阿吉纳尔多及其叛乱的不得人心的战争中，他是战场上的主要指挥官。麦克阿瑟十几次浴血奋战，终于俘获了阿吉纳尔多，美国的报纸以显著版面报道了他的功绩。他很快便成为美国驻菲律宾所有部队的指挥官，并被任命为该群岛的军事总督。这是阿瑟·麦克阿瑟作为军人的顶峰时期。

麦克阿瑟在他任军事总督之职的 14 个月期间，以坚决但却人道的手段进行统治管理。他实行许多项自由化改革，创建了免费公立学校制度；根据他在法律方面的经验，改革了古老

而残酷的司法制度。他实施一项雄心勃勃的经济改造，并奠定了建立军事机构的基础。但是，由于来了一个以威廉·霍华德·塔夫脱为首的文官管理委员会，他的处境便急转直下，处于不利地位了。麦克阿瑟和塔夫脱几乎立即发生争执，都怒气满腹，一封接一封地向华盛顿写信告状。麦克阿瑟被解职，调回国内；塔夫脱成为文职总督。

按理说，阿瑟·麦克阿瑟应该被任命担当陆军的最高职务，即新设立的参谋长之职。但是，也许因为他同塔夫脱的不睦和仇隙，以及他写给华盛顿的火气直冒的信件，使他失去了这一荣誉。在其后的数年间，他在一些不为人们所注目的岗位上供职，日俄战争期间曾去日本当高级军事观察员，后又获得荣誉晋升，当上了中将（没有具体职务）。在从军 46 年后的 1909 年，他退役隐居了。3 年后，他在向一批南北战争时期的老战士发表演说时，猝然而去，时年 67 岁。

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的母亲玛丽·平克尼·哈迪，于 1852 年出生在弗吉尼亚州的诺福克，是一个富有的棉花商人 14 个子女中的一个。在她 9 岁时爆发了南北战争，她的弟兄和亲戚都去前线为联邦作战了。她和她的姊妹们也很快离开诺福克，去加利福尼亚州北部一所别墅里静待战争结束。战后，“小妮”（她的绰号）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巴尔的摩一家精修学校——蒙特·德·塞尔斯中等专科学校。1874——1875 年冬天，她已经 22 岁，便到新奥尔良去赶赴社交活动季节。在四旬斋前的狂欢节最后一天的舞会上，她认识了 30 岁的单身汉阿瑟·麦克阿瑟上尉，那时他正驻扎在新奥尔良。1875 年 5 月 19 日，他们在“水乡泽国”的诺福克的哈迪种植园结婚了。

在 4 年半的时间里，麦克阿瑟夫妇生育了 3 个孩子，均为男孩：阿瑟、马尔科姆和道格拉斯。道格拉斯于 1880 年 1 月 26 日出生在阿肯色州小石城的军营里。之后不久，全家迁往

新墨西哥州的温戈特堡，时至 1883 年，年仅 6 岁的马尔科姆在那里死于麻疹。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他的死对我母亲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但这似乎使她对阿瑟和我更加疼爱了。这种关系后来成为我一生中起支配作用的因素。

在道格拉斯 4 岁时，全家又迁到了塞尔登堡，新墨西哥州拉斯克鲁塞斯以北几英里格朗德河畔一个小小的军事哨所。麦克阿瑟回忆说：“甚至在我会走路和说话之前，我就在这里学会了骑马和打枪。我母亲在我父亲的帮助下，开始教育自己的两个儿子。我们的教学不仅包括最简单的知识，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启迪我们的责任感。我们懂得了，对于该做的正当之事，不管个人做出什么样的牺牲，都要去实现它。我们的国家永远高于一切。有两件禁忌之事必须终生记住：永不说谎骗人，永不惹是生非。”

据别人说，道格拉斯在他性格形成的关键时期，从他母亲的身上得到许多教益。他母亲把家庭中两方面独立战争前那种早期的高贵血统揉和在一起，有着一种贵族派头。她确信不疑，在古老的南方优良传统的熏陶下，道格拉斯有着坚定的家庭观念和维护荣誉的责任感。她鼓励他学习研究历史，浏览世界上杰出领导人的传记。作为一个主教派教会成员，她向他灌输了强烈的宗教观念。她凡事都主张干脆利落。道格拉斯（像他母亲一样）从幼年起就过于讲究衣着（他 8 岁前一直卷发，穿着女童裙）。她一次又一次地对他说，总有一天他会如同他父亲一样成为一个“伟人”，使他树立起这是“命中注定”的坚定信念。

1886 年，道格拉斯 6 岁，在堪萨斯州的利文沃思堡开始接受正规教育。麦克阿瑟回顾他在那里接受的三年时间的教育时说：“我是个劣等生。”在首都华盛顿军队公立小学的四年期

间，他的学业也没有多少起色。他曾回忆说，他在那里的成绩只是“一般水平”。到1893年，他的家搬到休斯敦。道格拉斯在13岁时进入西得克萨斯军校，经过四年的中学学习以后，在学业和体育运动方面开始显露头角。直到毕业，他在班上一直是名列前茅的优等生（他在高中时的学习成绩平均97.33分），在1897年6月的毕业典礼上，他代表全校毕业生致告别词。在体育运动方面，他曾获网球赛冠军，并爱好棒球（打游击手）和足球。在高中时期，他指挥足球队在防守上达到了固若金汤的程度，任何对手都未曾攻破西得克萨斯军校队的大门。麦克阿瑟在回忆这段时光时说：“这里是我起步之处。”

至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在生活中所追求的目标已经十分清楚，那就是做一名如同父亲一样的军人。（他哥哥阿瑟早已进入美国海军学院，毕业于1896年。）他生来就具有军人的气质。第一步是要进入美国西点军校，但没有得到校长的恩准。之后，他和他母亲回到麦克阿瑟的“故乡”密尔沃基。他们在家乡同当地一个议员进行政治接触，走他的门路。道格拉斯和他母亲在一家旅馆里住了一年半的时间。在这期间，道格拉斯为了参加竞赛考试，到一所高中在教师指导下准备课程。

考试是在1898年春天举行的。赴考前的夜晚，他怎么也无法入睡。他感到头晕目眩，一呕为快。他回顾说：“但是，我母亲沉着冷静的话语使我鼓起了勇气。‘道格，’她说，‘如果不紧张慌乱，你肯定可以取胜。你必须相信自己，我的儿子，不然的话，别人谁也不会帮助你。要树立起自信心，要依靠自己的力量，纵使不能取胜，你也会知道你尽了最大的努力。现在去吧。’”金榜揭晓，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独占鳌头。

“西点”毕业

1899年6月13日，道格拉斯·麦克阿瑟进入了西点军校，那年他19岁。他的体检表明，他处于“正常状况”，身高五英尺十英寸半，体重135磅。他肤色和他母亲的肤色一样，黑头发（几乎是墨黑），黑眼睛。他的一个同班同学休·S·约翰逊曾回忆说，道格拉斯是他所见过的最漂亮标致的青年人。道格拉斯为能进入西点军校而感到自豪和格外荣耀。数年后他写道，这是他“孩提时代全部梦想的实现……作一个西点军校学员的那种自豪和激情，从来没有稍许消失过……我仍然可以说‘这是我最大的光荣’。”

那时，他的父亲在菲律宾，是广为人知的军事总督。他的哥哥阿瑟在海军舰艇上服役，终日在海上漂泊。他的母亲独自一人呆在家中，由于在密尔沃基根底不深，她便决定到西点军校去陪伴她的儿子。她住进了普兰郊区的克莱尼旅馆。在随后的两年里——直到麦克阿瑟将军于1901年从海外归来——道格拉斯每天晚上都能看见母亲，在一起呆半个小时左右。母子间的亲情关系变得更加亲密无间了。这一时传为笑话，说道格拉斯是唯一的一个在母亲的陪伴下从西点军校毕业的学员。

那年夏天，作为“一年生”（军校一年级新生）夏令营期间的一种传统，道格拉斯经受了“磨炼”（在那时是残忍的训练）。因为他父亲是著名将领，也许还因为人们都知道他母亲住在克莱尼旅馆，高年级学生的恶作剧更使道格拉斯经受了格

外的“磨炼”，以致于一天晚上他一阵痉挛便瘫倒在帐篷里。事情发生几个月之后，一个法院调查组被指定来调查西点军校这种不光彩的做法，年轻的道格拉斯自然不情愿地成了主要见证人。他畅所欲言地道出了这种磨炼的详情细节，但让他指出恶作剧的高年级学生时，他却犹豫起来。他回忆说：“要是法院坚持命令我说出这些人的姓名，而我又拒绝服从命令，那很可能就意味着我将被开除，我的一切希望和梦想将化为乌有。要告诉他们实话，实在轻而易举，也可以权且屈从，谁会责怪我呢？”

在这个年轻的军校学员面临首次职业性危机时，他母亲就在他的身边。她送给他一首极为奇特的小诗：

你可知道，我俩的心息息相通，
仿佛你就是我的心灵？
无人能像你这样令我焦虑苦痛，
也无人能像你这样令我荣耀高兴。
要记住，如果阴影或羞耻抹黑了你的名字，
世界很快就会涌起责骂声。
有其母必有其子，这是至理名言，
人们将以你来判断母亲的品行。
使这个傲慢的世界都对我尊敬，
将是你的任务，就是你尽了为子之情。
毫无疑问，当你受到历史的裁决，
她将自食其果：“这个儿子是她所生！”

麦克阿瑟补充说：“当时我知道该怎么办。不管发生什么情况，我都将保持缄默，守口如瓶。”因为他做出这样的决定，年轻的道格拉斯一下子赢得了整个学员队的交口称赞。

在西点军校的4年期间，道格拉斯·麦克阿瑟成绩优异，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是个具有献身精神的——甚至令人

眼花缭乱的——学生和军人，一位英俊的将军的儿子，继承了贵族血统，有着保持家庭中值得自豪的军人传统的坚定信念。学业方面，他在四年中有三年名列全班第一（在三年级时降为第四名）。在军事方面，他获得显赫的荣誉：二年级时被任命为连部下士；三年级时被任命为连部第一上士；四年级时获得最使人垂涎欲滴的奖赏：学员队第一队长。此外，他作为军校棒球代表队的游击手，在体育上获得“优”的成绩。1903年6月11日他23岁，以98.14的总积分毕业，据说是25年来该校学员所取得的最高成绩。

那时，美国陆军仅有10万人。按照西点军校高才生的传统，道格拉斯选择了工兵，他非常重视这支精锐部队。在其后的9年期间，如同他的业绩辉煌的父亲一样，他在前线各种不同的岗位上服务。不可思议的是，这是坎坷不平的9年，有过许多次盛衰浮沉。

一开始，道格拉斯同第3工兵营一起被派到了菲律宾。他的父亲——在某种意义上是马尼拉人人传颂的英雄——刚刚离开这个地方。在执行例行任务时，道格拉斯游历了他父亲在那里一举成名的吕宋岛。他的任务之一是协助勘测巴丹半岛。在执行另一项任务时，这位年轻的中尉遭到两名游击队员的伏击，其中一人用一支陈旧的来复枪打中了麦克阿瑟，弹丸穿破他的战斗帽，砰地一下钻到一棵树里。麦克阿瑟回忆说：“像所有的军人一样，我的手枪弹无虚发，我把这两个人当场击毙……”在这次执勤旅程中，麦克阿瑟由于患疟疾而抄近路行走，他巧遇两个刚从法律学校毕业的年轻的菲律宾人——曼努埃尔·奎松和塞吉奥·奥斯默纳，并同他们结为挚友。几年后，这两个人就成为菲律宾联邦的领袖了。

麦克阿瑟用一年的时间在旧金山治愈疟疾之后，得到了他梦寐以求的委任。1905年10月，他被派去给他父亲当随从参